



親子共學讀童詩

—夜讀窗道雄的《另一雙眼睛》雜感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主任
王錫璋



另一雙眼睛—窗·道雄詩選
窗·道雄詩；米雅編譯閱讀
信誼基金會/9102/220元
ISBN 9576427479/平裝

靠著墊枕夜讀米雅編譯、導讀的《另一雙眼睛—窗·道雄詩選》至更靜，方置書於枕畔入眠；然則不知是否窗道雄的詩句確能像雨滴掉落人的心湖中，牽動出陣陣漣漪般，入睡後我竟然也夢見自己也寫了幾首詩，詩句在夢中也鏗鏘有韻；但不知被什麼城市夜晚中常有的汽機車或馬達的噪音所驚醒後，那些夢中的詩句卻怎麼也呼喚不回來了。

馬齒徒增，已到髮蒼視茫的後中年年齡，偶而看點日劇，都會被太太取笑云：「年紀一大把了，還看這種愛情偶像劇」—於是，我們常隨著年齡逐漸要褪掉一些熱情。缺乏熱情和赤子之心，恐怕亦與孩子的成長有關；兩個女兒長大後，不是關在房間裡看書，就是竟夜上網路、打電腦、以前陪伴、觀察她們而使自己也陪養的一些童心、童言、童趣、也跟著逸失了。回憶起小女兒還在幼稚園時期，我出去倒個垃圾，她就衝到陽台高喊著：「爸爸！你要到那裡去？我也要去」，於是，我握著她圓厚的小手一起

走出巷道，順便去散步。與那些單純而又有美麗心境的孩子相處的日子，連自己都感染了她們的快樂；於是，她們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也常成為自己筆下的靈感。只是，孩子長大了，終究也跟大部分父母一樣，所感慨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世界了」，而我，也似乎好久沒有用另一雙眼睛來體會孩子的心了。

這或許是這個晚上，我讀了窗道雄40首幾乎都是以兒童的眼光來關照這個世界的童詩，心中不免也會撩起過往時光的追憶；而且，他的詩，像是語言的珍珠鑲嵌起來的，串串亮麗又深抵人心，再透過視覺文字的力量，讓我們與許多熟悉的東西重新建立起關係。

或許，我讀了窗道雄的詩句而有了寫詩的夢境，是大人們也有（或者應該有）另一雙童稚的眼睛來看著這世界的一種佛洛伊德似的解析罷！想來，我是太久沒有窗道雄那種永遠都持有的童心，以致於才有這麼地被震撼而編織一點現實中已難予做到的夢境了。但他這本《另一雙眼睛》，透過對他極有研究的米雅的編譯和導讀，的確令我一次又一次在詩句中重新看到孩子們以特別的視角去觀看精采的眾生事物。

在日本及國際舞臺上，窗道雄（本名石田道雄，1909—）的作品是被視為兒童文學界的重要資產。對我們而言，可沾上一點光的是，他的童年及青年時期，是在臺灣度過的；從10歲移居臺北，到臺北工業學校畢



業，任職臺灣總督府道路港灣課、臺北州土木課，直到戰後才被遣返日本，居臺時間長達 24 年之久。在臺時期的 25 歲開始，即展開童詩、童謠的創作；戰後回到日本，也續以童詩來歌詠生命、質問生命；但他不會以瑰麗的詞句來裝飾詩的門面，也不用匠氣的詩學理論來膨脹自己的詩質，只是以淺顯質樸的語句來表達他的關心和關照，所以米雅女士在《窗道雄的小宇宙》一文（刊於《中縣文藝》12 期，87 年 12 月）說許多兒童被他的語言摸著了心，許多大人也被他語言中的真感情與真風景所觸動—正如我的夜讀這本書一樣。窗道雄在 1952 年，以〈大象〉這首詩成爲日本家喻戶曉的童謠詩人，這首詩也被譽爲日本戰後的童謠代表作；59 歲時出了第一本少年詩集《てんぶつぴんぴん》，獲得野間兒童文藝賞；1994 年又獲得國際安徒生兒童文學獎；然而不管他得了這麼多榮譽和獎賞，可貴的是已九十多高齡的窗道雄，依舊有一顆愛好詩的心，他至今仍然堅守詩人的崗位；反過來說，或許是他永遠有這麼一顆從童心而來的關照觀，使他較能免去大人們經常要面對的詭譎多變、爾虞我詐的憂心，而能比較長壽罷！

分析窗道雄這本《另一雙眼睛》的詩選，的確可以發現他藉著兒童的眼光，用真實的心去撫觸這個世界的事物，去詮釋生命的本質；他的詩作內容，幾乎都是以兒童會有興趣或最能接觸到的人事物爲對象，例如：

1. 描寫大人會覺得低俗但兒童卻特別會感興趣的一如鼻屎（〈鼻屎寶寶〉，頁 24）、屁（〈屁仔真偉大〉，頁 28）……等。大人們會認爲這些事物不登大雅之堂，何能入詩？或者會直嚷著童言無忌罷了；但殊不知兒童們談起這些事來，卻特別帶勁（記得我的大女兒在小學三年級時，也寫了一篇有關屁的歪詩，只記得第一句是「屁乃腹中之氣也……」），而窗道雄也能以另外的角度將屁、屎等搬出檯面與你做朋友，比如說他的〈屁仔真偉大〉一詩裏，這樣

寫著：

屁仔真偉大
出來的時候
總是彬彬有禮地
打聲招呼
……
……
屁仔的問候
用的是世界上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人
都懂的語言
偉大
實在是 太偉大了

先不說這樣的句法，可以讓兒童讀來增加不同思考的學習方向（不必老是學著「屁令人掩鼻逃逸」的想法或寫法），我們大人在爲兒童解釋某些一般人所認爲較低層或髒亂工作的勞動者，他們也是很偉大的，這樣的詩不也是能成爲很好的參考依據嗎？

2. 描寫動物的一兒童最喜歡動物了，所以窗道雄的詩作中，以動物爲對象的最多，如猴子（頁 74-79）、兔子（頁 88）、大象（頁 91）小螞蟻（頁 162）、長頸鹿（頁 136）……等等。我們的導讀者米雅對那首聞名全日本的〈大象〉這首童謠的意義特別有精闢的分析：

大象
大象
你的鼻子好長耶！
對啊！
媽媽的鼻子也很長的喲

大象
大象
你最喜歡誰？
這個嘛——
當然是媽媽啊！

窗道雄呈現的是大象發自內心地在媽媽身上尋找到認同感，並且以身爲大象爲快



樂和值得驕傲的事；米雅在書中以臺灣對這首詩過去曾有過不妥適的譯法做比較，她認為那樣的譯法（頁93）呈現不到窗道雄所要表達的意思，這是讀者可以細細思考的。

當然，不同動物的不同詩作，窗道雄都會有不同的關懷，如〈小螞蟻〉（頁162）訴說著不管多麼渺小的東西都有牠存在的價值。〈兔子〉一詩，則表達了生存就是一種快樂……；這些都是引導兒童對自我認同的信心和快樂。

3. 描述家人、親人一家人和親人是兒童最親近的人，也是日常生活最常接觸的人，窗道雄這本書提到兒童和家人、親人間的溫馨交流的詩也很多，包括寫爺爺的〈爺爺的臉〉、寫奶奶的〈阿媽〉、寫媽媽的〈母親節〉、寫爸爸的〈同一國的〉……等等。窗道雄寫爺爺、奶奶都很別緻，卻能把老人溫馨對待孩子的心意偷偷地表達出來，祖孫之情，亦洋溢在詩中敘述的小動作、小體貼中，令人會心一笑。最能令我們大人也要為孩子的真情所感動的是〈母親節〉這篇（頁114）：

明明還沒被嘮叨
就把手洗得乾乾淨淨的了
一副很平常的表情
把紅蘿蔔吃下去

母親節
母親節

媽媽
驚訝地對我眨眼睛

把一個平常似乎調皮搗蛋，經常須要媽媽嘮叨的孩子，在母親節這天，為了表示孝順、聽話（因為沒有錢買禮物給媽媽罷），特別自動自發地把手洗乾淨，很聽話地把平常被媽媽吆喝著要吃完的紅蘿蔔，也乖乖自動吃下去了……。他不寫孩子歌頌母親像月亮般偉大，而是用這樣的

方式，期盼我們大人看待孩子也有一雙能分辨什麼是真正會帶給媽媽快樂的眼睛。

4. 描述日常親近或生活體驗中所知道的事物——兒童生活範圍較窄隘，但所看到各種大人覺得普普通通的事物，卻常能在他們心中呈現美感和幸福；日劇中常聽到演員口中動輒說出：「好幸福哦！」的話，確實是在單純而且容易滿足的孩子心中最常能感受到的；窗道雄的詩就常表現了孩童的這份真心和喜悅，如〈雨傘之歌〉（頁56），一把悠哉走動的傘，就讓孩子心頭開出喜悅的花朵；一個刷牙的動作（〈刷牙歌〉，頁65），就設計突梯滑稽的牙刷型式來為動物刷牙，讓孩子們自動自發喜愛上這個生活中應有的體驗，而窗道雄的詩句中，沒有一句應該刷牙的呼籲、標語或判斷哩！

但做為一個詩人應有的良知，窗道雄的詩還有兩項特質值得我們尊敬；其一是他也常呈現對人世的關懷，特別是關心我們日漸進化和發展的社會環境，是否侵害到兒童或兒童喜愛的動物們的權益和生活空間。例如他的〈帶刺的鐵絲網〉（頁140），就嚴厲地責備地主寧可把建築空地長久用帶刺的鐵絲網纏繞起來，等待地價上漲，也不肯讓土地承載兒童遊戲的笑聲……，這對照我們目前臺灣，許多車主，不肯租（或買）個停車位，卻寧可佔據著巷弄窄小空間，讓現代的孩子們，不像三、四十年前我們孩提時代，得以三五成群在巷道裡無憂無慮地跳橡皮圈、打彈珠、玩紙牌……等是一樣的，窗道雄責備了地主，也彷彿打了我們的車主一個耳光一樣——只因我們不肯看到童心、童趣。還有〈魷魚乾〉（頁178）這一首詩：

到底
還是變成了一支 箭頭
問說

大海



是在那邊嗎……

也是在為動物打抱不平；魷魚被人捕捉，做成魚乾了，牠的觸鬚，似乎還在尋找牠溫暖的大海故鄉哪！簡短三、四句話，沒有情緒化的斥責，卻似乎代表了動物向人類做無言的控訴……。類似這樣體恤萬物的童詩，在本書中也不少，如〈猴子的會議〉（頁174）、長頸鹿（頁176）、〈火災〉（頁180）、〈駱駝〉（頁182）、〈魚〉（頁188）……等都是。這些都呈現他對萬物的關愛，也是對人類經常以自我中心的價值觀而繼續燃燒世界做了譴責。

其二，雖如上述經常譴責人類，但窗道雄對整個宇宙還是讚美稱頌的；他心目中有個宇宙之母，創造了有生命的動物、植物或無生命的太陽、星星、月亮及風、雨、彩虹、山脈、江河等，他們都是具有存在的價值，而且都具有稟稟的個性；這也是他的《為什麼一直都這樣》（頁218）這首詩所讚頌的：

太陽

月亮

星星

還有

……

……

山谷的回音

啊 這些最古老的東西

一直也都是最新的

為什麼一直都這樣呢

這些最古老的事物，一直也都是最新的，為什麼一直都這樣呢？」；而彩虹為什麼是「天空心裡的一首歌」（頁208），也是因為詩人希望大人們都能擁有另一雙美好的眼睛，不斷在大自然中發現歷久彌

新的永恆。

讀窗道雄的詩，就是要學習他用另一雙眼睛來關照世界；但讀這本詩選，我們會發現其實是有位導航員在引領我們找尋另外的那一雙眼睛。這位導航員就是譯者米雅，她使得這本書似乎變成兩本書了；殊少有譯作加上如此詳盡的解說和閱讀指導的。留學日本在大阪教育大學獲得日本國語教育研究科兒童文學碩士的米雅，若以她的教育背景，以及似乎是臺灣地區專研窗道雄詩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而言，譯作的真切當值得信賴，但即使不懂日文或沒看到原文的讀者，應也可在本書中感受到她譯筆的生動和活潑；而最重要的倒是她占滿全書三分之二篇幅的導讀和篇章之外的閒話，不僅提示了窗道雄每篇詩的精神和內涵，也經常引「經」據「典」（這裡的「經典」是指她過去教學上與兒童接觸，或帶領親友孩子的觀察體會），以自己的經驗不斷對照窗道雄的詩作；她這些文字，其實另外當作散文、當作親職教育的文章來閱讀，也都很適合的。

今年四月，教育部要推動「親子共學季」，大人或老師們如要學習認識童詩，要教導孩童如何寫童詩，那麼這本《另一雙眼睛—窗道雄詩選》，是值得大人、老師們透過米雅的精彩導覽，一起領會、學習窗道雄的詩義和詩意，就如同譯者在前言所說的一句話：「……我們漸漸發現，我們需要從心改變起。當父母懂得怎樣欣賞世界、珍惜生命、對孩子更加寬容尊重就不再是難事；當父母親從簡單事物中發現快樂，就更能瞭解孩子的單純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們自然流露的溫柔、愛和喜樂，也會『傳承』給我們的孩子。……」

「傳承」，不就是親子共學的目的嗎？